

北平基督教女青年會

# 三十週年紀念刊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歷史悠久的製鞋專家

材料款式均有獨到之處與衆不同

平平製鞋廠

北平王府井一二二號

天津濱江道二〇八號

粵菜

珠江食堂

專家

應時小賣

隨意便酌

臘味滷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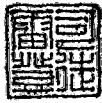
適宜禮品

北平東城八槽口路北  
電話（五）四七九一號

北平基督教女青年會卅週紀念

# 進德修身

司徒雷登



54956

女青年會成立三十年紀念

德 智 體 育 青 年 之 基

聖 靈 感 召 誘 掖 提 撕

含 宏 光 大 栽 者 培 之

女會建立廿載於茲  
駿足發展超軼預期  
前程萬里恭獻頌詞

溫崇信敬頌

歷年會長芳名錄

王素意女士	費興仁夫人	王景春夫人	宋發祥夫人	劉廷芬夫人	王子文夫人
楊光弼夫人	黃秀峯夫人	凌其峻夫人	洪煨蓮夫人	全紹文夫人	關頌韜夫人
郭克悌夫人	李汝祺夫人	桂質良大夫	朱友漁夫人	桂質良大夫	桂質良大夫

# 歷年總幹事芳名錄

薛恩仁女士 邢麗亞女士 楊美珍女士

丁淑靜女士 戴梅柏女士 班淑珍女士

白路得女士 章秀敏女士 錢且華女士

夏秀蘭女士 錢長本女士 袁永貞女士



副會長  
關頤韜夫人



會長  
郭克悌夫人



前任會長  
王子文夫人



英文文牘  
吳憲夫人



會計  
凌其峻夫人



中文文牘  
賴吳壘梅女士



書記  
許建良夫人



董事  
袁永貞女士



董事  
陳國楨夫人





董 事  
沈 鴻 洪 夫 人



董 事  
李 汝 祺 夫 人



董 事  
劉 士 豪 夫 人



董 事  
歐 陽 康 夫 人



董 事  
全 紹 武 夫 人



董 事  
張 星 三 夫 人



董 事  
周 夢 蘭 夫 人



董 事  
陳 謙 受 夫 人



董 事  
林 行 規 夫 人



總幹事  
邢麗雅女士



宗教部幹事  
陳樹貞女士



民衆學校教員

馬輝女士 杜連生女士  
韓鳳英女士 張秋芳女士



成人部幹事  
李王孟瑜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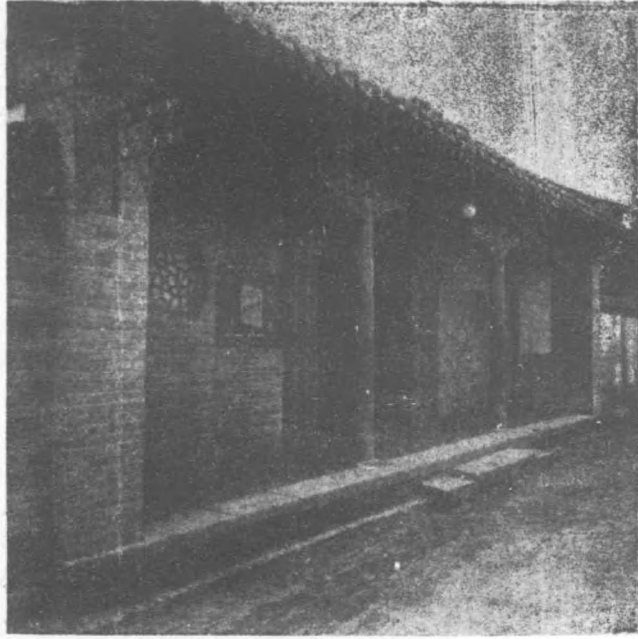
少女部幹事  
馬國真女士



社會服務部幹事  
魏景昭女士



教育部幹事  
王志齊女士



本 會 大 門



少 女 部 冬 令 會 辭 行

# 勿失機會

貨物稅局公告自十月一日起  
徵收皮毛稅從價百分之十五  
並載明機製呢絨毛氈一  
律課徵惟先期出廠之貨在一  
個月內准予就地行銷  
欲購此項免稅呢絨毛氈  
者請於十月底以前駕臨王府  
井大街九十七號  
**仁立實業**  
**公司** 機會難得 幸勿失之交臂

## 舊 都 售 品 所

最新 綢布衣料

名貴 百貨用品

名人 書畫文玩

萬有總匯 人民福利的供應處

王府井大街七十五號  
電話五局四四〇九號

## 北平基督教女青年會三十週年紀念發刊感言

本會誕生，還在三十年前，流光逝水，在這三十年的過程裏，牠好似人生由幼稚童年而漸趨青年，而有深長的意義。今年欣逢牠三十週年的紀念，特以這冊很簡單的刊物與社會人士晤面，個人實在有許多感想！

第一，我們要宣揚三十年來本市無數熱心協助以及熱心服務朋友們的功績，因為他們永是抱着一味的熱誠，不屈不撓的精神，在萬般艱難困苦的情況下，終於造成了這個很有生氣的，本着基督教服務主義的，以及具有世界性的一個強有力的婦女組織。牠三十年來演進的成功，可以說完全由於先播下了服務精神的子種，而後纔收穫到今日造福社會的果實。牠的經費，並沒有任何基金資助，祇是端賴各界人士每年的徵募，其意義即是使本市各界同仁分擔維持這唯一服務團體的責任和義務，並藉使大家對社會問題發生興趣，而養成勇於負責的習慣。至於牠的工作，是擔多數熱心義務的人員分擔的。牠既沒有基金，又沒有多數的幹部；但是牠已然有了會所，有了服務社，有了學校；牠在北平確乎已成為一個活潑的，有地位有成績的團體了。這些同仁們的魄力及熱心的精神，我們是應該認識，並且要竭力宣揚使社會人士明白的。

第二，我們願意藉這本刊物報告我們現有工作的計劃與志願，讀者看到我們各部工作的檢討與報告時，便能充分明瞭女青年會不是有任何背景，而是純粹為聯絡各界婦女結成有價值的團體，使每一個份子能有德智體群四育的發展機會來服務社會，這已決非空洞理想了。實際上，本市已有無數婦女，由少女到成人的時期裏，在這個團體中，得到深切的修養，而成了現在社會上的領袖；在教育界，在家庭裏，在各種事業或團體裏，都有她的特殊優良工作的表現。我們希望繼續聯絡更多的婦女，使能有同樣的機會，也得到我們因服務社會所得來的快樂與興趣，這一點，實在是個人的切身



經驗。回憶自己在學生時代，深得女青年會的神益，二十餘年來由會員而幹事，而董事，從未與女青年會及其事業有過間斷，因而得到不少的人生樂趣與經驗，這些難能可貴的機會，相信已有不少的同仁也是與我有同志同感，所以女青年會的工作與目的，實在是要培養人格，服務社會，應得大家的同情及贊助。論語上說：人生「三十而立」，今北平女青年會正到成年而立的時期，我誠懇的祝牠以基督博愛的精神，更能發展工作，造福人群，不負社會人士的贊助及希望。

## 祝賀北平女青年會三十週年

蔡葵

我們很欣幸，北平女青年會，已經在上帝的照臨，董幹事和會員的愛護，各界領袖們的協助之下，生長了三十年。此三十年中，本會雖則在阻障重重的環境之中，歷盡了威脅艱困，但正如古語所說「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似的，那麼些儘足以叫根基稍差的個人或團體遭受致命傷的苦難經驗，反而叫具備松柏耐寒精神的女青年會，出落得格外茁壯俊美了。

我們女青年會，都以「耐識真理真理釋爾」為會訓，以「本基督的精神聯絡各階層婦女……以促進婦女德智體羣四育的發達，俾有高尚健全的人格，團契的精神，服務社會造福人羣」為宗旨，以實踐我們所服膺的博愛平等教義為指歸。而其組織性質，則為一個會員運動，一切活動都以會員為主體。各地女青年會的董事，是由各地會員大會選舉出來的。各地女青年會的事業計劃，亦是在開年會時決定的。女青年會的主要工作人員——幹事及職員，是由董事部聘請的。其組織與運用都可稱為民主的。第一因為這組織發祥於英美等比較民主化的國家，第二因為當年發起中國女青年會運動的那些位先驅者，又都是受過相當的歐美民主習慣的熏陶，都以發揚基督精神為終身的志願的。基礎既已立穩，進展就能

順利，從一八九〇年的第一個學校女青年會在杭州成立以來，歷時已逾半世紀，人事及事業計劃雖已有很多演變，而強調民主這個傾向，則始終如一。

我們女青年會的事業，都是因應各地的需要而設施的，各地的着重程度及措施細節，難免各因地域關係而差異，但因各會宗旨和工作選擇原則都很相同，所以各地的主要工作可得分爲下列各類。其一是關於設備方面的。爲了中國新會還很少專門替婦女謀生活方面的福利的設備，各地女青年會大都設有寄宿舍，供給婦女以比較家庭化的食宿。年來物價高漲，一般低薪工作人員及流亡大衆，都有不能餬口果腹的憂慮，各地女青年會因此又有經濟食堂的創設。爲了要協助職業婦女減少育兒及從業的時間衝突，好幾個女青年會很熱心從事托兒所工作；在鄉村區域則有農忙托兒所的設備。祇可惜限於人力物力，我們對於各地廣大的婦女群，還只能作杯水車薪的資助。

其二爲教育性的。對於成年失學的婦女，計有文字教育，公民常識，衛生教育，技能教育種種班次。在工業區中，還有專爲女工設立的女工教育。對於一般的知識分子，則有兼有調劑生活作用的音樂班，跳舞班，繪畫班，英語班；查經班，手工班，烹飪班；室內裝設班，兒童心理班等的設置。

其三爲服務及救濟性的。女青年會的事業選擇原則雖則是重治本而不重治標，重教育而不重救濟，但在貧困的中國，在巨大需要的催迫下，女青年會亦會做了不少的服務與救濟工作，尤其在過去的九年中。例如難民救濟，傷兵服務，貧病借款，征屬福利，學生救濟，旅途婦女服務等等。在需要達到最高峯時，那些工作會有占據全部工作人員三分之二以上的時間的紀錄。

其四爲領袖人才的培養。這類工作，因爲成效不易驟見，極不易受到社會各界的注意與同情。但因女青年會的目標是要發展婦女的德智體羣四育，以便蘊策羣力，服務社會造福人羣；培養人才，確是女青年會一種基本的專業。在這項

事業中，最基本的工作方式是集團活動。其目標是要利用實際生活環境，來養成既願做羣衆，亦會做領袖的人才。此項工作和上述的服務工作的不同之處，是服務工作以代服務對象解決當前困難爲目的；其所採用的手段，用英文來說，是『Do something for them』（可譯爲代他們做）。而領袖人才培養工作的主要目標，則是要協助工作對象使能發展及運用他們自己的才能與資源，來謀求他們本身問題之解決；其所用的方法，用英文來說是『Do something with them』（可譯爲和他們一起做）。在這『代for』與『和with』之間，有一個很大的差異。

代表這類事工的主要部門，計有少女工作，學生工作，職業婦女工作，家庭婦女工作，勞工工作等。少女工作，通稱華光團，戰前曾有二百餘單位，抗戰以後失去聯絡，至今無正確統計。學生工作，通稱校會，或基督徒團契，戰前與全國協會有聯繫的有九十餘單位，戰後未有正確統計。職業婦女團體有稱職光團者，有稱聯誼會者，有稱俱樂部者，差不多各城市女青年會都有該項工作。家庭婦女工作，有通稱會員工作者，有組織抗僱會及慈母會者，往往在大城市的各區中分爲若干單位聚集，以求節省時間與車資。勞工學校的肄業生及畢業生都可加入友光團爲團員，從事課外活動。

我們的女青年會，因爲具有以上所述的高尚宗旨，健全的指歸，民主化的組織，以從事有永久性的事業——領袖人才的培養——所以在過去數十年中，無論他們所處的是順境，或逆境，其命運是玉全或瓦碎總是對整個民族復興與婦女解放運動有所貢獻的。

北平女青年會就是我們女青年會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在過去三十年中貢獻甚多。而在抗戰八年中，能够一面運用消遣的避免方法，不讓敵人踏進大門，不向與僞政權有關係者徵募分文，又能以種種不受敵人注意的方法籌劃經費，繼續進行富有愛國意義的足以培養民氣的事工，同時又敢以寬大安全的會所供給愛國婦女作集會敘談的場所，這種偉大勇敢的作用，可歌可泣的積極愛國精神的表現，更是有口皆碑，盡人皆知的。雖則在整個的中華民族復興史中，女青年會同



人的貢獻僅能算爲滄海一粟；但在本國及全世界的女青年會史中，寫着北平女青年會的那頁，必然是光明燦爛的。

回憶協會隨國都西遷的前夕，協會代表會數度改名化裝，躲躲閃閃地到北平商討國難期間的會務大計。北平的同工，亦曾冒巨大的危險到上海參加全國會議。想起那些往事，至今還叫我重新經歷當日悲喜交集的深刻情緒。雖則說整段的淪陷時期還不到三十年的歷史中的三分之一長，但在一年三百六十五日身處黑暗殆境的平會姊妹們，實在是一個覺長的時期。今天北平姊妹們能在重見光明的一年二月後舉行三十週年紀念！凡關心女青年會運動的友好，自然是非常歡喜的。

祇是，我們的抗戰雖已得到了勝利，而我們的建國前途却還潛伏着很多的危機。我們爲女青年會這個大家庭固然歡喜慶祝，我們同時也還不免要爲中華民國的整個前途深抱杞憂。我們相信曾經爲抗戰盡過最大努力的全國各地女青年會必能同樣地爲建國奮勉努力。北平女青年會已「三十而立」，爲着建立一個男女地位平等化，現代教育普遍化，生產方式機械化，經濟制度社會化，人民道德基督教化，全國政治民主化的新中國，當然會加倍努力的。我們敬致竭誠的祝賀，並預祝在建國工作中的更巨大的收穫！

### 三十年的經過

吳堯梅

「去女青年會？做些甚麼事？賠工夫，貼車錢，究竟有什麼好處？」一般朋友時常帶着莫名其妙的口吻問我。可見我國社會對於女青年會的一切，尙未徹底了解。現乘本會三十週年紀念的機會，略述其宗旨與成立之經過，俾社會人士，有更親切的認識。

女子除了家務之外，必須參加一些社會工作，以盡國民的一份責任，已成爲一般知識婦女的普通心理。但是，按我國的社會情形，男子的勢力，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婦女們無組織，無團體，欲踏入社會，從事工作，談何容易？

女青年會是一個偉大而有全國性和國際性的組織，是一個純粹有益於人類的運動。它的目標，大致有三：（一）不單要聯合各階層的熱心婦女，來解除不幸的姊妹們，在生活上的種種痛苦，還要輔助她們發展她們本身的能力，去解決她們的切身問題。（二）要給她們機會，顯出牠領袖的天才。（三）要有耶穌基督的精神，促進婦女德智體羣四育之發達，俾有高尚健全之人格，團契之精神，服務社會，造福人羣。

任何一個組織的成立，至少須要兩個基本條件：（一）人才，（二）經費。女青年會既是社會上組織之一，其成立的程序，當然不能例外。因此，先要提到的，是創辦本會的幾位中西婦女。

三十年前，時值民國肇興的時候，幾位熱心服務，兼有才能的婦女，例如：宋發祥夫人（曾任本會會長十餘年）。丁淑靜女士（任本會及全國女青年協會總幹事）。吳淑媛女士（前明倫堂創辦入）得到了幾位西國女士如：麥美德博士（美籍，燕京大學女部創辦入）。包哲潔女士（英籍，前培華女子中學創辦入）夏秀蘭女士（美籍，曾任上海協會訓練部幹事），等的協助，經過了五個月的籌備，選出九位董事，於民國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在甘雨胡同二十五號開了一個非常圓滿的成立大會，北平基督教女青年會就此誕生了。

論到經費，實然可憐，開成立大會的前幾天，除了董幹事人員之外，辦事的應用品，一無所有，那末，她們氣餒麼？着急麼？相反的，她們勇往直前地想租一個會所，置一些傢具，以便開班上課，使會員們得到相當的利益。後來，幾經商討，得到了一個暫時解決問題的辦法，向上海協會借洋二百元，作為本會開辦費之用。同年十一月開董事會中報告云，該借款除購買桌椅及茶具外，尚餘一元，同時又討論還此借款的辦法，議決，由九位董事負責歸還。其餘缺乏的用具，由一般熱心婦女隨時捐贈，本會的物質內容，得隨之而略加充實。這種慘淡經營，不屈不撓的精神，怎麼不令人欽佩？

本會既無基金，又無收入，經費之艱難，可想而知。因此，常年費用，只有請社會人士捐助之一途。這種募捐運動，自本會成立之第二年春季，開始舉行，直到現在，三十年來，一年一度，從未間斷。至其勸募之目的，有以下三點：

(一) 養成人人樂捐之美德。(二) 藉機宣傳本會之工作。(三) 本會純粹為社會服務機關，一切事宜，均係有益于人羣，故人人有供給經費之責任。

除募款外，還有不少熱心公益的人士及機關，因贊助女青年會的事業而特別捐助。例如前黎元洪總統曾特捐三千元，教育局捐二千元，美國公使夫人捐一千元。由此，足証本會在初創時期，已得到政府及中西人士的重視與襄助。且因此種特捐，本會除維持費之外，尚有餘款為擴充會務及會所之用。

民國十一年，本會得購置馬大人胡同會所，實賴此特捐之助。北伐後，政府南遷，北平市面蕭條，尤其北城一帶，更覺淒涼。因此會員們裹足不前，會務無法發展。後由董幹事議決，遷往錫拉胡同。該處地點適中，交通便利。四五年後，由于董事部的精心籌劃，幹事部的努力工作，會務日漸發達，會員逐年加增，會所遂不敷用。此時正值王子文夫人任本會會長，建議另購大房，以謀從事發展，此建議不但為董事部所採納，會員們亦樂於贊助。『買房！買房！』就成了當時女青年會的中心目標。經過年餘的波折和困難，政府機關的極力協助，董事部的盡心設法，終於民國二十五年的秋季，在一個極公道的價格下，買妥了西堂子胡同十九號的大房。同時出售了馬大人胡同舊址。以後從事修理佈置，經之營之，煞費苦心。到了二十六年的夏季，居然由錫拉胡同遷入這富麗堂皇的新會所了。這是一件多麼值得慶幸的事啊！

遷居未完，七七事變即起，北平首先淪陷。轉瞬之間，政局大變，敵人武裝兵士，魚貫入城，強橫兇暴，吶喊逼人。各種機關，檢舉者檢舉，查封者查封，人心惶惶，不知所措，若非親歷其境者，安能知其苦味？

淪陷前，我第二十九軍因抗賊受傷之將士，充滿城郊，本會遂聯合北平婦女社會服務促進會，發起救護傷兵運動，一經號召，會員立即踴躍參加。捐款者捐款，送物者送物，操作者操作，慰問者慰問。各盡一己之能力，為國家効點滴之微勞。北平婦女們的愛國熱忱，可謂十足表現。

淪陷後，一切活動，皆被敵人禁止。婦女團體，無形解散。獨女青年會，依然存在，上帝之恩大矣！董事部處於時局之艱難，應付之不易，遂開會討論適當措置。結論：「以基督之精神婉言拒絕敵人之檢查，以消極之態度盡量抵抗敵人之壓迫。」處此惡劣環境之下，一切會務，仍然在沉默中繼續不斷的進行，惟經濟的拮据，因時局之關係，與日俱增。在此無可奈何的時期，由董事關頌韜夫人等籌劃一「交賣會」。此會開始即由關夫人主持，直到現在，已五六年，終未間斷，從不休息。服務之精神，實令人感佩！交賣會的一切工作，除一位領薪之幹事外，皆由董事及會員們義務協助。由交賣會而得之佣金，可略補本會之不足。經濟問題，因之稍為和緩。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局勢又因之一變。敵人誤認本會為美國機關而查封，一位西國幹事邢麗雅女士被禁數日，後又送至滌縣。會務因之而更難維持。敵人以檢查為名而來會攪擾者，不計其數。每次皆由幹事們耐心應付，極力敷衍。艱苦之情況，實難想像。數星期後，華北基督教團成立，本會乃得解封。可幸者，在被封期內，除精神上之痛苦外，物質方面，未受絲毫損失。直至和平鐘聲之來到！。

八年的抗戰，因敵人之監視，會務無法發展，就成了本會的保守時期。現在，和平已有年餘，國家新建設，從事開始。女青年會為世界各國婦女有組織的團體，亦可謂為婦女界有力的運動。本其宗旨及立場，應當負起責任來參加這種建設工作。不過，要參加這偉大的建設，協會及各地的市會，必須採同一步驟，一致進行，方能見效。因此，本年（一九四六年）七月間由協會召集各地市會代表去滬，舉行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本會曾由會

長郭克憐夫人及董事凌其峻夫人代表參加)商討協助國家新建設的種種方案。議決案件有以下數點：

- (一)女青年會當注重民教工作，使婦女們對於民主及政治有正當的認識。
- (二)知識界婦女應當參加意見，促進政治進入正當的軌道。
- (三)推廣職業婦女及工廠婦女的工作，使她們認識並參加女青年會的運動。
- (四)促進國際婦女友誼的聯絡。

但是，要達到上述幾項目的，女青年會必須先充實內部。因此對於會務的促進有以下四點要積極改善：

- (一)加強工作，訓練人才。
- (二)培養義務工作人員。
- (三)養成婦女組織能力。
- (四)實現民主觀念。

北平女青年會經過了三十年的艱難困苦，現在已屆成年。將來的使命和責任，日益重大，願本會同仁，一心一德，共同努力，會外人士，多方贊助，以期早日到達最終目的。

【完】

### 第一任總幹事丁淑靜女士

數千年來我國婦女受了舊禮教的束縛，一向是被關閉在家庭中，她們活動的範圍從未越出家門一步，她們所能來往實際的也只限於她們的親眷和鄰居，她們沒有機會參加社會事業，更無從知道國際的動態；但是她們却是國民之母，要使她們負起相夫教子和建設國家的責任，這是何等的危險啊！

民國以來也曾有人想到了女子的教育問題，設立了不少公立或私立的學校去教育她們，但他們所注重的多半是在知識方面，至於「群」的教育和團體組織的訓練却沒有人注意到，後來基督教女青年會的福音傳到了我國，它提倡婦女德智體群四育兼重並進，並且把所有同志的婦女都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強固的團體去服務家庭和社會，我們久閉在深閨中的婦女聽了這個新穎可驚喜的消息，該是如何的歡迎感奮啊！

於是北平女青年會便在三十年前的今日應了時代的需要而成立了，它把北平的婦女從睡夢中喚醒了，把她們從家中引領到社會上，發展了他們的智識和能力，大家聯合起來共同担起服務和改良社會的責任。現在女青年會依然是婦女界的領袖團體，它以大公無私和博愛犧牲的精神服務了社會各階層的民衆，它的會員

上自名媛閨秀下至勞工婦女無不包羅並收，使她們都得到安適合理的生活再不作社會上的寄生蟲，現在它有了寬宏壯麗的會所和數千餘名的會員，全市各家庭都聽到它招會友的呼聲，全市各角落裏也都有它服務的站地，這是何等偉大的一個團體組織啊。

我們看到今日北平女青年會的光榮成果便不能自禁的飲水思源想



起了它的創辦者丁淑靜女士；丁女士原籍山東，自幼便是一個熱誠的基督教徒，她在北平協和女子大學畢業後即立志作女青年會事業，因為時機未到，她便一面在學校教讀，一面與上海天津各地女青年會聯絡以爲將來在北平成立女青年會的準備。

等到民國五年時機成熟了，丁女士便和薛女士麥女士以及北平的幾位名流夫人，在孝順胡同組織了一個北平女青年會籌備會，同年十月廿一日北平基督教女青年會便正式成立了，丁女士担任總幹事，以下薛慧仁，麥美德，張振鐸，李萬芝，陶琦等分任着各部幹事之職，當時我們的基本會員不過廿餘人，還是我們親往各家勸說邀請來的，因爲那時社會事業上還沒有婦女們的足跡啊，我們這些職員在工作上我們是同志，在精神上我們却是一個家庭，丁女士是家長，作父親，我做母親，張振鐸李萬芝是女兒，薛和麥便是假定姑爺，每日六時起身，晨禱以後便分別担起教育班，英文班，體育班，家政班，查經班等各部的工作，一天競賽業業的各盡所能努力工作晚間則喜樂融融的互訴一日所作的成果，在這偉大的領袖，領導之下工作着人人都感到無限的興奮和光榮。其間丁女士曾兩次被邀赴歐美參加世界各國女青年會聯合會議，她以特長的才辯向她們演講中國婦女的現狀和需要，使聽者大爲感動；博得熱烈的同情，後來各國皆願以人才或資財援助吾國女青年會大卒皆由於此；迨至民國十二年上海女青年會全國協會以丁女士爲不可倫比之領袖人才特再三徵聘任爲全國女青年會之總幹事，丁女士不得已始捨去她數年來辛苦締造之北平女青年會，而去上海爲全國十五城市女青年會盡其忠忱，在上海長時期服務中，她的豐功偉業自另有人撰述，暫不多贅，不過我們以同工和朋友的立場對於她的爲人與作事的精神頗畧贅數言，她的性格是誠實剛直強毅不屈的，做事勇敢果決不辭勞怨，她的態度端莊雅重對於同人談話論事永遠是和顏悅色，但在和羈中却含有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嚴肅，使人不禁愛而起敬，她對事有遠識如認定某事可做，則勇往直前不畏艱阻不避勞怨努力以赴不達成功不止，其創立北平女青年會即以此種精神與毅力成之，致有今日



夏令營



幹事部

光榮之成果，她具有倔強不屈的特性雖遇疾病亦勉強掙扎不肯輕易示弱與人，在協會任職以工作繁重積勞成疾，至沈綿不起仍不肯輕言休養終因病勢沈重醫藥無效而死，即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也。這種偉大犧牲的精神不但在中國女界中為僅見即求之西洋各國亦不可多得，今逢北平基督教女青年會成立三十週年紀念觀其光榮偉大之成績不禁對其創辦人丁淑靜女士追念不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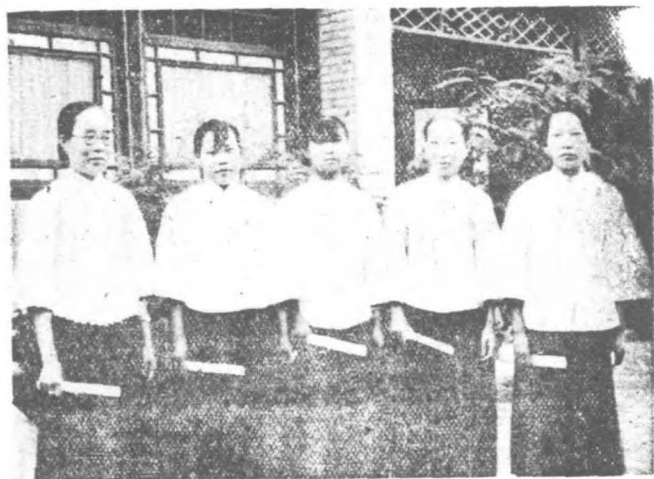
民國十年至廿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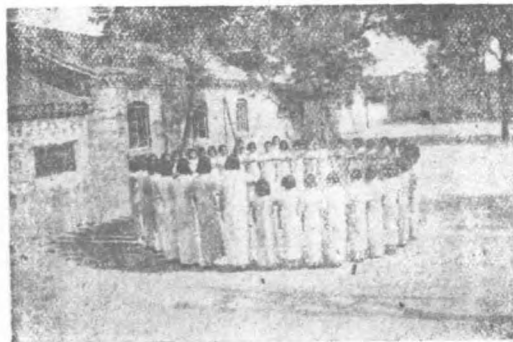
董 事 會 議



民衆學校學生遊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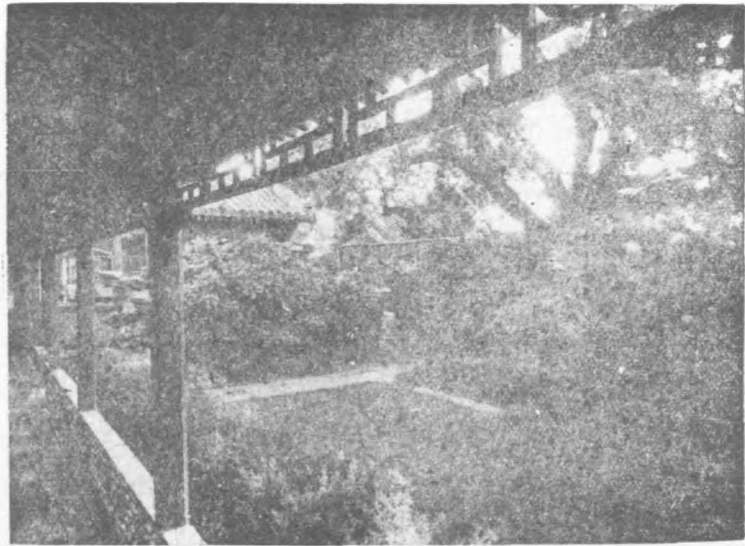
千 字 課



少 女 部 華 光 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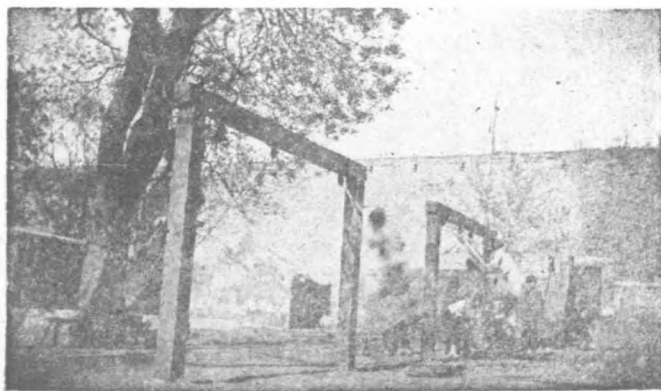
崇 拜 室



會 所 花 園



民衆義務學校學生



兒童遊戲場

## 我們的民衆學校

錦梅

本校創自民國八年，爲北平民衆學校之首創者，同人鑒於民衆教育之重要，遂即聯合同志，開始籌備，其時低級民衆尙未普及開化；對教會辦學，尙有猜疑，致開始招生時，報名祇有七人，均爲清寒子弟，由熱心委員輪班授課。因該生等身體衣服不潔，致授課者嗅之欲嘔。遂由同人向天津造胰公司捐得肥皂，向婦嬰醫院洽商免費檢查身體，並由委員與之洗澡。潔淨後由本會贈與每生藍布褂一件，（布褂均由會員親自裁縫），肥皂一塊，布巾一條，各生欣然接受。自此乃訓令各生，務必整潔，始准上課。隨即續招新生二十名，免收學費，並供給書籍字本鉛筆等。當時的校址是附設在甘雨胡同會所內。

第二年，因學生彼此傳述，人數增多；乃舉行考試，選擇較優者三十名，添設一班。直至會址遷至馬大人胡同，始闢出房屋二間，作爲正式課室，專聘教員一位，設立一二年級，擴大招生至六十餘人。後因會務擴充，會所遷至錫拉胡同辦公，即將馬大人胡同會所之辦公處，全部充作教室之用。增設三四年級，招收學生百餘人，續聘教員二位，竟成一正式小學之模型焉。

及至民國二十年，由美國女青年會協會，捐贈地基，方圓約五畝，地址在東成根二聖廟，貧民區一帶；本會計劃建築一所模範平民小學，及兒童遊戲場。其教室有由熱心會員捐建，（龔和軒夫人捐建二間）；校園樹木由會員捐種。校內設有教室，圖書室，沐浴室，製豆漿室，並裝設兒童遊戲場器具，爲鞦韆，壓板，滑梯，轉椅等，完全依照中山公園兒童遊戲場之形式，又聘請教員三位，來校學生及遊玩之兒童，每日計有四百餘人，每屆星期舉行兒童主日學，教誨名人及本會董事演講，教師均如各大學中學學生義務教導，教師會每週舉行一次，學生家長會每月舉行一次。學生每日清晨

至校，贈以豆漿一碗，飲畢，自由遊玩半小時即上課，（因清潔之兒童，營養不足，缺少鈣質，多患淋巴腺及眼疾。由婦女社會服務促進會捐贈豆漿，內放鈣骨粉），每週有衛生檢查，凡學生有患眼疾及生瘡或碰傷等疾，皆由衛生事務所幫忙派護士換藥醫治，一度由本會聘請專門護士服務，醫藥均免收費，後因抗戰時期，經費拮据，遂將豆漿及護士兩項取消。本校備有澡房，浴盆，學生每週必須洗澡一次，熱水由學生自檢園中之枯樹枝為劈柴，自吊井水燒成，有極貧寒之學生，冬天分贈棉衣，小米，煤球，俾能禦寒安讀，在本校初小畢業，家境清寒者即入社會謀生，少數轉考升學者，亦多名列前茅，後由同人努力，各界援助，日益擴大，年有增進，至卅年始招收五年生，至今已有學生二百一十七名。圖教室及經費不敷，致六年級尚未完成，冀盼熱心士女及會員們，慨解義囊，俾得完成小學六年課程，而免學生小學末年轉學之苦。來校學生充滿活潑之精神，在廣大之遊戲場內，堪稱兒童樂園也。



平民小學學生



兒童在福利站

## 北平女青年會現在工作的一瞥。

作瓶

女青年會是一個不同年齡，不同階級，不同省籍，不同興趣的婦女集團的組織。要連絡和推動這種不同婦女聯合一堂，在同一目標之下——社會服務——共同工作，共同活動，這種連絡和推動的技能，非特不易而且可貴了。

本會爲了工作煩雜，設立了十二部：成人部，教育部，宗教部，民教部，社會服務部，少女部，職業婦女部，宿舍部，交賣部，經濟部，人事部，保管部。各部行政均由各部委員主持方針，而工作則由幹事推行；工作雖繁簡不同而宗旨則一，且彼此密切連繫，互相合作。

(二) 成人部。係本會會員的中心，兼負有全會連絡及活動的重責，所以運用了種種不同方式，來加強這個集團生活的意義，和吸引了許許多多會員，發生興趣，發生病情，心甘情願來參加女青年會的工作，而且更深切認識了，我們這個歷史悠久而且有世界性的婦女組織！聯誼與教育成了成人部各種不同方式中要點，每年除了定期集會：如耶穌聖誕，復活節，婦女節，兒童節，徵友募捐迎新大會，年會等等全體會員聯歡一堂，增進交誼以外尚有(一)個人工作，與(二)團體工作。

(一) 個人工作由於個人與幹事隨時隨地接洽如：

A. 個人談話，B. 讀物介紹，C. 家庭難題的檢討，D. 職業介紹



二十年前團契

，E. 家庭拜訪，

(2) 團體工作，則係定期舉行如：

A. 會員聯誼會，B. 晚餐討論會，C. 音樂文藝會，D. 伉儷會，E. 郊外旅行及參觀；均係注重娛樂，陶冶心情，調劑一般職業及家庭婦女單調疲勞的生活。其他如 F. 婦女教育班，G. 母親會，則專為補習及研究各種學術與家政管理，至於婦女識字班則為救濟文盲而設。

(二) 教育部。適應環境的需要設立多種學術課程，使婦女於學校外多一補習機會，計有國文，英文，俄文，法文，英文打字，英文速寫，簿記，縫紉，音樂，跳舞，國畫，油畫，烹飪等班以外定期教請名人學術講演；近因便利西人學習華語設立華語班，並負責講通中西文化。

(三) 宗教部注重宗教教育，增進婦女對基督教真諦的認識，設有查經班，星期靈修會，主日學訓練班，主日學，並主持學生團契活動，現有學生團契四組，監光閣為此中之佼佼者，

(四) 民政部設有民衆小學校及兒童遊藝場均成立於民國八年，現有學生二百十七人，共分五班，一切課程均按市立小學標準，一切免費校內附設醫藥門診部，由護士負責衛生教育，及矯正缺點，為本會工作中最著成績者。

(五) 社會服務部數年前曾因環境及經濟關係，稍稍停頓，今年大事擴充。

(1) 與救濟分署合作設立第一兒童營養站。(2) 整頓兒童遊戲場一切設備，并有專員負責指導。(3) 在民衆學校內恢復醫藥門診部。(4) 個案工作。(5) 冬賑救濟。

(六) 少女部負責教育班中學生遊戲工作，及主持各中小學團契活動。如夏令營，歌詠團等

(七) 職業婦女部正在開始籌劃中。





復活節表演聖劇



兒童節



交賣會

(八) 宿舍部，本會為適應職業婦女的需要，備有整潔宿舍，共有牀位七十餘個，地方寬敞舒適，設備齊全，環境幽靜，類似家庭，使一般遠客他鄉的婦女，有賓至如歸的感想。

(九) 交賣部創於淪陷期中，當時物價日高，物資日缺，本會為便利會員起見，成立了交賣會，彼此交換物資，周轉不息，熱鬧有如廟會，每星期五下午標賣一次，服務人員均係義務幫忙，而又多為智識婦女的領袖，因之無形之中，交賣會成為北平知識婦女集會的中心。

(十) 經濟部負責總管本會一切財政事宜

(十一) 人事及保管兩部則由本會執行委員，主持本會一切人事的調整及財產保管。非幹事工作範圍之內，茲不多述。

華北唯一

粵菜專家

# 京華酒樓

地址：王府井大街

電話：五局二五三八

## 寶 晉 齋

本齋專售時賢  
名人字畫印刷  
機關表冊洋紙  
文具用品一概俱全

經理天字科學墨膏

貨品優良宜書宜畫

使用簡便攜帶便利

地址：北平琉璃廠東口路北  
電話：(三)〇四五九

# 萬華銅鐵電料工廠

本廠承辦銅鐵電氣工程包接鍋  
爐水爐及涼熱水管恭桶水桶臉  
盆澡盆精造銅鐵欄杆並氧氣電  
桿銅鐵物品並代售氧氣等種類  
繁多不及備載

倘蒙

賜顧無任歡迎

廠址：前內兵部窪六六號  
電話：南局（三）〇六三二號

# 輔華 永昌 汽車行

出賃新式客車  
運送載重汽車

特備結婚彩車  
代客轉運貨物

地址：半壁街甲三號  
地址：西交民巷四十二號  
電話南局 四〇一四號  
〇〇二八號

在耕種的季節裡，有一顆小樹秧，帶着未知的命運，被栽培的人細心地栽在荒涼的土地上。歲月在無聲裡流逝，這顆飄搖弱小的生命；也在自然的培育和栽培人的愛護下，蓬勃地生長起來，沒有夭折在十二月的暴風雪下，也掙扎地渡過了烈日苦旱的日子。牠抽條，開花，而且結了果子。經過六年的歲月，如今已是一顆巍然而生命堅強的大樹，土地也圓牠而不再使人感到寂寞與荒涼。假若我們將這顆樹用來象徵我們的團契，那牠們却有相同的命運。六年前，一個由十

數個稚歲的孩子們所組成的主日學，由牠的栽培者給植在牠始終所寄生的土地上——Y. w. C. A.。在基督的教訓與愛裡，在領導人的撫愛下，默默地發育與生長起來，到今天牠已變成一個有組織有堅強生命的團契。由樹秧長成大樹與由主日學變成團契，若對比起來，牠們的轉變與生長過程不是正相似嗎？

誰在黑暗裡不盼着光明？又有誰在生活中不需要維持生命的鹽呢？但光不是更要照在這世界上？而鹽要使生命更有意義嗎？是的，鹽光團契命名的意義，工作與使命，便建築在這個基礎上。在每個契友的心中都深深地銘刻着一個希望，那就是作世上的『光』與世上的『鹽』，即便在事實上這個目的很難達到的，但大家始終朝這目的奔跑。助己同時亦要助人，在愛中學習，在愛中工作。爲了能發揮更大的力量，我們也堅強的緊密的組織起來，『組織即是力量』是我們工作中一條誠命。我們會以民主方式選舉自己的領袖與工作人員，大家的機會是均等



全體近影

的，同時工作也是均等的。在一個信仰與一個理念之下，我們大家虔心地研討與追求真理，真誠的分工合作。沒有虛假。也沒有競爭，只是同心合作，同心學習。契友間彼此的聯繫不僅靠了工作與信仰，其外尚有一條無形的超然的鏈鎖，聯繫着每個契友的心，那就是忠誠的兄弟姊妹般的感情。

每週的主日清晨禮拜，是契友崇拜上帝，是尋求力量與希望的時候，而每個人都是虔誠與謙虛的。在查經班上，數十個青年的心沉靜地墜在追索裡。欲求安慰靈性的飢渴與更深刻地認識主道，聖經中每篇，每句話都是要經過細細地咀嚼而將之消化在空虛的心裡。努力工作與學習的意識緊緊地捉住每個契友的心，不輕易放過每個機會，儘量地利用時間。圖書館，主日學，討論會，音樂會，……。整個團契的力量都放在這些工作上。工作是我們的力量，同時也是我們的安慰。

## 我與女青年會

銅



遠在十二年前，有一天，接到冰心師賜函，說是在替女青年月刊徵稿，希望我有什麼稿件，寄些給她，以便發表，我那時隻身遠處塞外，羈旅多感，剛巧手頭寫有一篇「歛衣」一篇「賣沙」爲了不負師命，一齊寄了將去，隔不多時，我收一本「贈與」的女青年月刊，封面題着一「婦女與文藝專號」字樣，翻開目錄，看見兩篇小文，正排在朱佩荳先生「擇之偶記」後面，心裡確實高興，更看到那用楷體字編排的各篇文章字覺得新鮮而又別緻，女青年會與我，也就算開始有了個認識。

自北平淪陷，一般情緒，普遍低落，我自己關在家的圈子裡，自喻成了冬眠的皮虫，希望有一天，春回大地，我再鑽出。因此任何集會與熱鬧場所，再也沒

有我的踪跡。同院的美國人卜德夫人實在看不過去，總想設法拉我到外面走走。記得好像二十八年秋季時光，她一定還憑我參與一個國際婦女聯誼會，堅要我做她的客人，在主人盛情難却之下，我只得跟了她出來。這是我第一次踏進北平女青年會的門坎，那兩扇漆紅大門，令我錯疑自己闖進了誰家府第。曲折走進大禮堂，看見坐落有數的排列着十幾張桌子，桌上一色鋪着潔白暗花的桌布，附有精緻的小卡片，寫着各國的國名；五光十色的點心糖果，放得滿滿的，令人饑睡欲滴，各國貴婦名媛，握手言笑，釵光鬢影，擠擠一堂，令人目不暇接，我一路隨意吃着「國際點心」心裡感謝上天，這國際婦女會裡總算沒有日本，如果有擁髻尺許面塗白粉的日本婦女也周旋在一桌帶有血腥味的日本點心之間，我不知道，我在這些位貴婦名媛間，將有怎樣的失儀的舉止，「國際點心」吃够，我一腳走出女青年會，回頭再看那兩扇漆紅大門時，我心想從書本上所認識的女青年會，總算已變成了一個實質能體味的青年會了。雖然那時尚鬧不清，國際婦女聯誼會，是另有一個國際婦女會的組織，還是由女青年會主辦成的。

世界成了一個漫長的黑夜，敵偽氣氛下只有些妖魔鬼怪在活動，盼天亮的人只在黑暗中摸索着，悄悄的在問「天什麼時候明亮」？鬼世界的生活壓得人透不過氣來，豐饒盛點的集會恐怕也少有了，現實壓得人在低頭，在求怎麼度過這一段黑暗，生活在一切統治之下，人在尋一條不被統治的路，女青年會大概在這種情勢之下，創設了交賣會。每星期五下午，人們像趕廟會似的，湧出湧進，在購買些統治不了的舊衣裳，舊用具，我也漸漸踏熟了女青年會這條途徑，不獨我尋些不被統治舊衣裳，也尋獲了許多無法統治的，口頭心上，悄聲低語裡，傳渡的消息，這些消息不管是真是假，是中國人民心底的呼喊，用來互相安慰，互相私慶的。那時一個微笑，緊握一下手，心飛向勝利的祖國那邊，是什麼滋味？什麼情景，女青年會在我實在是又多了一重關係。

我對於女青年會，說句實話，在起先，原也不甚起敬，我認為這無非是一個帶宗教性質的社會，約上些有錢有閒的

太太小姐們，大家彼此，聯絡熱鬧而已。直待日子一長，再一看交賣會爲大家服務的精神，我心裡確實起了一番自責，我敢問：有錢有閒的太太小姐們有得是，誰肯每星期白貼車錢，自賠工夫，不論冬夏，爲了他人方便，而來勞後半日？我又看到了女青年會的寄宿舍，我又敢問：在北平這文化城，誰又替單身的青年職業婦女們設想過，該替他們預備寄宿舍，給予居住上的方便？我又看到了他們辦民衆學校，幾十年如一日的，每年要畢業三四十個學生；每年有一二百人在讀書；我又敢問，在北平這個文化城有多少年青替揀煤核的孩子們設想將來，給他們紙筆，給他們教育過？我又看到了他們的職業介紹部，我又敢問，在北平有多少機構會爲這些無依無靠的人設想過，給他們機會與指示，去走一條自立康樂的路？我又看到了女青年會許多教育班，大半爲成年失學人去補習的，我又敢問，誰肯破工夫，爲這「文化城」的成年失學人想過補救的辦法？我們聽見過不少高唱提倡女權的口號，看見過不少婦女運動健將，婦女政治家，話說得既動聽，又漂亮，高論偉語令人「起敬」之外，曾見過多少青實實在在，腳踏實地，做出些令人由心感佩的事實？女青年會沒有空話，沒有口號，他們有的只是「實事求是」的精神，在聽那些空談名論下，覺得這不大開口，極端本分，基礎踏得穩，步驟走得不紊的女青年會，却值得人來認識的。我現在很希望女青年會能在堅穩的基礎上，讓更多的人去參加，去建築些現實所更需要的事業。深深如此盼望着。

婦女的一讀物

歡迎訂閱

# 安 琪 兒 畫 報

定於十月一日出刊

社 址 西單關才胡同西口高華里一九號

## 慶 華 新 商 店

地 址 西單北大街堂子胡同二號

電 話 借西局(二)〇二八一

### 營 業 科 目

各種靴鞋 中西木器

鐵路工俱 山貨雜品



## ◀◀ 義信永五金行 ▶▶

地址；崇文門外上三條十三號

電話；

(七)

一五五二  
一九五三

### ▲營業科目▼

大小五金

機械零件

建築材料

各種工具

## △△ 永大五金行 ▽▽

地址；前門外打磨廠九十七號

電話；

(七)

一一五八

### ▲營業科目▼

五金材料 化學藥品

各種鋼管 一應俱全



照相材料 弧光攝影

高級像機 冲晒放大

地址：—北平王府井大街96號 電話5,2493

**PEIPING FOTO CAMERA Co.**

FOTOGRAFIC SUPPLIES

DEVELOPING-PRINTING

ENLARGING-PORTRAIT TAKING

96 MORRISON STREET PEIPING TEL. 5-2493

**H. T. BEE AND CO.**



TRADE MARK  
Trads Mark

No. 8 Flower St. outside Hatamen, Peiping.  
Many Year's Experience in Exports  
Retail and Wholesale.

Jewelry, Jade, Ivory, Semi-Precious Stones, Genernls  
Ornaments, Embroideries, All Kinds of Fide Art Goons  
Large Stocks-Excellent Quality-Reasonable Prices

Make a trial visit to our comfortable, Clean and Spaclous  
Quarters, where every courtesy is accorded to  
You.

Tel.7-0468

華珍珠寶玉器店

專辦北平手工物品出口

崇外花市上四條八號

三〇

## 北平基督教女青年會三十週年慶祝會誌盛

### (一) 大會開幕

銅

十月廿一日是一個晴朗的好秋天。午後陽光曬得暖暖地，風也變得軟嫩，空際只閒飄着淡淡幾片雲。西堂子胡同女青年會門口，今午多添了兩面黨國旗，似乎展開一臉笑。映着秋陽的光輝，在歡迎往裡走進的士女。穿廳走廊一帶，掛起了不少珠紅琉璃燈，寬大庭院裡三三兩兩襟佩「招待員」紅綢條的小姐太太們，在殷勤款待着來賓。一幅白綾上已題遞了人名，這裡還聚着不少位新來的盟國仕女，正在提起那不稱手的毛筆，寫下了橫行的名字。再進去，一腳踏進禮堂，令人錯疑闖進了誰家宅第。這麼多衣冠楚楚笑語連連的賀客。再一看禮堂正中，懸着一大幅湘綉的老壽星，配着一付八仙過海圖樣的壽對，一排輝煌金字，寫着「卅週年慶祝會」用碧綠的藤蔓襯托着，一點也不覺得俗氣。強烈的色調，表露了強烈的喜悅。反顯得台上五張硬木太師椅，一張紅緞鋪就的桌子，無人時，怪寂寞似的。對面牆壁上，瑋瑋滿目，掛滿了賀幛，賀對，和泥金的中堂。四字「三十而立」，穩穩掛在中間，女青年會確早跨過了童稚時代。「英華集秀」「樹立女宗」回頭看那一堂濟濟的英才，這又何嘗誇張過了分。台底下前幾排特別席裡，坐着不少位貴賓，幾位女青年會的開國元勳，一臉的笑，依然是卅年前的女青年。卅年！從民國五年十月廿一日屈指算到今天，卅年，這好容易，而又好艱難過來的卅年！

### (二) 揭開序幕

時間已然四點，大紅封面的秩序錄到了該打開的時候，主席郭克佛夫人笑着走上台來，款款地坐進了主席的位子。台下一陣寧靜，由禮堂門口，走進了鹽光歌詠團，緊跟着是會裡的董事和幹事們也列隊走到預排好的座位裡。最後才請進了全國協會的總幹事蔡葵女士和王正廷博士，還有王子文夫人和賴吳坡梅女士陪同走上台去。禮廳莊嚴下，大會的序幕揭

開，大家一齊站起，聽琴聲一響，同聲在唱「昭世之光」詩聲靜下，大家落坐，聽主席用虔誠的語調在頌答應禱文，每段頌畢，歌詠團應聲在唱，大家似乎受此感應，情緒也溶在歌聲裡。歌聲歇處，主席又改用歡迎熱烈的口調在說她的開會辭。

### (三) 開會辭

開會辭大意如下：今天是本會卅週年慶祝會，我們習慣上遇到生日，總要慶賀，尤其遇到整壽，更得慶祝，三十歲的生日，在古人已訓示給我們是「而立之年」也就是說人生到了卅歲，已脫離童稚時代進入了獨立振作時代的時期，是人生一個重要轉樞。今天本會的三十歲，意義當然更爲重大。這卅年不是容易得來的，然而以後怎麼負起重任，有所建立，也全希望各界的指導，和全體董事幹事的努力。回想到卅年前，那時社會風氣閉塞，全虧了幾位先知先覺的婦女界領袖，同英美熱心人士的提倡，本會才能建立起來。中間經過不少位熱心推進，總算一天天長成。但是事變一起，北平淪陷，本會工作暫時也不能積極進行，敵人一向輕視中國人，對於婦女更甚，但本會却幸在他輕視之下，得以維持，得以暗中活動，直到勝利到來，叫大家認識認識女青年會的力量，是殘摧不了的，尤其中國的婦女是不肯向任何惡勢力投降的。今天我們卅歲了，我們已到成熟的時代，希望受到大家的指示，讓我們有所建立，用工作使會外人士，更了解，更認識我們。我代表本會謝謝諸位來賓，並且介紹女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蔡葵女士，和諸位相見，蔡女士特由上海飛來，參與我們慶祝會的熱忱更是可感。

### (四) 蔡葵女士講演

蔡葵女士極從容大方的走近講台，用着清晰誠摯的語調發表了她的講辭。大意是：我今天代表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向北平女青年會致賀，深深引以爲榮。北平女青年在上帝恩光領導，各界提倡，諸位董事幹事努力之下，有今天這樣輝煌的成就。

，實在是既佩服，又慶幸的。女青年會多少年來造就出了不少人才，就將我個人來說，如果承認有點成就的話，就因為我是從小由杭州女青年會培植出來的。然而以全國而論，我敢說北平女青年會造就的人才最多，而成績確也數一數二的。我認爲成功的原因有三：（一）北平開風氣之先，卅年前已創設下了根基，中間未嘗中斷的直到了今天，記得民國廿九年我會悄然來平，懷着滿腔熱忱，希望協助推進工作，但在敵僞勢力下，我也只得悄然而去，如果我們沒有勝利，今天也就不能有這樣盛大的慶祝，所以我們也該感謝上帝，使我們得享和平，得照上帝意志，推進工作。第二北平是故都，文化水準極高，一切地理環境合宜，有助成就不少。第三北平的董事們都是極優秀的分子，而對會務又熱心，幹事們又都經過精選的，兩者相得益彰，當然更易成功。可以說北平女青年會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是綜合起「天時」「地理」「人和」才有今日。到今天已是卅年了，記得了淑靜女士說過，一個人到了卅歲如毫無一點成就，那末這人活到四十五也是毫無希望的。北平女青年會，到今天卅歲，已有如此成就，前途是無可限量的。我今天來慶賀之外，順便對全國各地女青年會約略有一點報告：在戰爭期間（一）保持元氣，暗中仍在活動的，有北平，天津，上海，青島諸地。（二）工作停頓的有煙台濟南，香港，長沙諸地。（三）寧願玉碎，不願瓦全的，有南京，杭州，武昌，太原諸地。（四）在自由中國新成立的，有成都，重慶，昆明，西安，貴陽諸分會。勝利以來，南京，杭州，廣州諸分會已先後復員，我們已進到了建設的時期，我們的會務一定日日增進。我們婦女在戰爭時期不屈服的實例極多。記得我去年到英國去參加他們九十週紀念會，在戰爭時期英國女青年會供獻於國家的功績，確是值得人欽佩的。再像美國女青年會，在戰時不僅國內參與許多直接工作，並且盡力幫助盟國女青年會做許多事，又像捷克被德國征服的時候，德國人把女青年會人逮捕後要他們屈服，他們寧死不屈，弄得納粹人也無可奈何，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實在是可佩的。現在全世界協會裡有六十三個會員國，戰爭不獨沒有摧殘盡我們，使我們反而建立了許多新協會。這可以說是歲寒然後能見松柏之堅貞。我們中國的全國協

會在太平洋戰後內遷，去年十二月復員，今年七月開復員後第一次全國大會，我敢說全國性的協會，我們女青年會是第一個開成功的。女青年會一向是超乎黨派，本着上帝博愛，自由，平等，的意志邁進，今天在慶祝之餘更祝禱北平女青年會前途無限。

(五) 王復生女士獨唱

聽完蔡葵女士的洪唱，掌聲剛靜下，王復生女士端靜的走上台來，伴奏的鍾衛山小姐琴鍵一響，王復生女士不盡低低悠揚的思鄉曲，把聽衆的情緒引到了另一番境地。一曲歌盡，掌聲隨起，接着王女士換了輕鬆的調子又唱了一節歌劇『Cavatina』餘音不絕裡，主席起立，介紹了一位不需介紹盡人皆知的王正廷博士來演講。

(六) 王正廷博士演講：

王正廷先生今天並不以外交家的身份和口吻來出席，可是外交家的風度，也是無法掩沒的。在這種場合下，外交家知道用怎樣一種莊諧相合的口調，以提起大家的興趣和認識，因此聽衆報以哄堂大笑，而又立刻靜止。聽，王先生的講演大意如下：

剛才主席說：今天有我來參與，認爲是一件愉快與榮譽事情，在我看來，這話剛巧相反，今天我能來參與卅週年慶祝大會，是我的愉快與榮譽。更想到這十年來，貴會經過了多少艱難辛苦，而能保全一切，再接再厲，有此成績，我一面感謝上帝恩賜，一面對貴會諸董事幹事與會員，致無限欽佩。貴會今天卅週年了，如果以一個人的生命來說，人生三十而立，七十古稀，到百年就作古了。但以一個團體來說，卅年是不能算作什麼的。諸位試想：我們中國，我們立國，可考之於歷史的，已有四千年，在四千年前，立國的基礎是早已奠定的了。那末中國起碼是一個四千年的古老國家，但是我們中國既然如此其老，而在今天從種種方面說來，而又如此其幼，這是什麼道理，能使我們既老而又幼呢？想到世界上許多古老的國家：像巴比倫，波斯，埃及，希臘和羅馬都已先後成了歷史上的名詞，而只有我們中國獨存，真有什麼道理，我

們能老而不老，老而又幼，這返老還童的秘訣何在？諸位能告訴我嗎？想到五十年前，太太小姐們都不出閨門，兒時每見先母授童僕錢幣，置之桌上，然後走取，不解，問先母，先母說男女授受不親，現在男女握手，早不是奇事，現在豈非返老還童？從政治方面說：也是返老還童，從前的老百姓，不干與政治，一切不問不聞，只求天下太平，修橋補路爲的是行善。現在老百姓要干與國事，政府也要干與民間健康清潔，修橋補路是國家的事情。中國能持久，能革新的道理究竟何在？我每想到外國人不叫我國「中國」或中華，而叫我們「China」這原因大概是從「秦」字得來的。秦時有羅馬人由天山一路來到中國，羅馬凡女性字尾均加「a」將「Chin」加「a」等於「China」。而這所以加「a」的道理，我可以說：我們這個國家，能由古老而到今天，與女性是大有關係的。我們爲什麼不用「State」「nation」這類意義來稱呼，而一定要稱「國家」可見我們這個「國家」之建立，「國」與「家」的關係是特別密切的，「國不離家，家不離國」，繼續不斷，祖孫相循，永遠不老，永遠年青，而家庭的永續存在，是以女性爲中心，母妻是家的中心，人家是男人管女人，我們中國自古以來是女人管男人，幼時母親管，大來妻子管，老來又得受女兒管，別人也許不肯承認，我就是一個最好的實例。因爲有家，家是連綿不斷的，而家的中心又是女子，女子是富有建設性的，男子却只知道破壞，中國的建設性是由女界在支持着。我在幼時就聽說中國人口有四萬萬，到今天經過那樣幾十年不斷的戰爭與破壞，我們的人口，反而成了四萬萬五千萬，可見只有增加，而少損失，這增加是得歸功於婦女的建設性。更進一步說，家的力量大，國隨力量也大，中國建國從家出發，家是由父子，夫婦，兄弟，姊妹組成的，因此我們中國人先講情，所謂父慈子孝，不及乎法。直等到情不能動時，始講理，理不能通時，才訴之於法。打官司是中國人最可怕的事，所以我說：中國能久能長之理，在乎先情，後理，後法。歐美則不然，先講法，法不通，請出外交官來講理，講理不行就打起來，打败了，才對交情，稱之曰「Brotherhood」。到同是上帝子孫，何必拼到你死我活。我總希望，我們崇拜上帝：將上帝心爲我們的心，

全世界人類都是兄弟，姊妹，相親相愛，真和平始能實現，因此更希望中國婦女界本既有的成就，由家而社會，而至國家，而世界的推廣開去。那麼全世界的真正和平決可實現。

### (七) 鹽光團歌詠

王正廷先生演講結束，掌聲隨之而起，緊接着鹽光團頌讚的詩歌繼起。禮堂裡懸掛的宮燈，一齊放亮，台上更照射得輝煌，充滿了喜氣，歌聲歌處，主席簡短的幾句話，譜出了勞苦功高的王子文夫人代表歷年董幹事致辭。

### (八) 王子文夫人講辭

王子文夫人熱烈緊張的語調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今天更加興奮，聽着那熱情的語句，使聽衆很能體會到女青年會是怎樣長大起來的。王夫人以追憶的情緒之來訴說卅年來建立的不易，當年多少位領導者耗費了幾多心血，才有今天。誠然老年人愛回顧已往，年青人勇於追求將來，但是如果沒有以往的努力，將來也不易建起，所以要知道過往的艱難，才能開創未來的巨業。就將本會會所一事而言，是幾經寒暑，費了多少人的心血，奔走千里，始克於成，而淪陷之初又深虧得邢麗雅女士的愛護，才得保全，待邢女士集中營後，又虧袁永貞女士等不避艱難，應付環境，始免淪入敵手，本人與若干位董事，常因此被敵偽傳訊，但我們是不被屈服的。北平女青年會能有今日，卅年來一段艱難史，也適足以告訴大家，我們婦女是不畏艱難的，我們頓在相夫教子之餘，參與社會活動，以卅年爲一代，一代代連續不斷的努力，剛才王正廷先生所盼的「天下一家」是不難成功的。

### (九) 賴吳堉梅女士講辭

熱烈緊張的演詞剛畢，大家正想鬆口氣，主席又介紹賴吳堉梅女士講卅年的經過。聽衆是有點發愁的，夜幕已經垂下，這卅年如果一年年細講起來，要是再講個卅年，那怎麼辦？誰知賴女士一上台就用動人有力而又該諧的語調開場，台底



下跟着，一陣大笑大家都覺得很放心，這枯燥的題目，被賴女士舌底生花的一講，怪有趣的。真能就坐上卅年，這樣聽聽，確也不壞，賴女士一開場先侃調蔡女士的口頭語「偉大」兩字，據說是上海流行話，蔡女士見物必稱偉大，事事務偉大，今天却也願學此偉大兩字贈與今天的場合，不料在此真真偉大場合下，又被派來講卅年來陳年宿恙的經過，諸位聽完了那些偉大的演講後又將來聽此枯燥的歷史，替大家叫屈，而本人則局促不安的陪了幾位偉大人物坐了半天，毫不感覺光榮，只感覺北平人所謂「活受罪」也，現在無可奈何來說個大概。本會起始在民國五年三月裡，由若干位熱心人士的提倡，直到十月廿一日才正式成立，那時籌的經費僅兩百元，幾經慘淡經營，到民國十一年才算有了馬大人胡同的會所，十七年北伐成功，會務也有轉機，由馬大人胡同遷錫拉胡同，此後買賣租退房屋，屢經波折，到廿五年一月才購定了本會所，我們總算有了一個像樣的地方。在民國廿年東北淪陷，敵人內侵時，女青年會負起了救護之責，與各界聯絡，救國未嘗後人。待北平淪陷後，本基督精神，忍勞耐苦，暗中活動，直待勝利到來。自勝利以來我們就決定：（一）盡力民教，（二）連絡智識婦女（三）為職業婦女謀福利，（四）謀國際連絡。我們又參加全國協會擴大會議，願與協會取同一步驟，（一）加強工作，（二）訓練人才，（三）擴大組織，（四）實現民主，這些都是後話云云。

#### （十）英雄精神

賴女士莊諧雜呈的演辭一畢，人們從「英雄精神」歌聲裡踏出大禮堂，順着主席的邀請絡繹不絕的走進客廳，一碟長壽麵，幾許長生果，配上一塊蛋糕，一杯清茶，賓主笑語融和的，在另一種溫暖熱鬧的空氣裡轉活。夜已深深侵入黃昏，待走出女青年會的旁門，門前也是兩面大國旗，電燈扎成的會徽，光芒四射，照得一街明亮，耳際還留有英雄精神的歌聲，希望這「英雄精神」能像門口的燈光照到街頭！

## AS A VISITOR SEES THE PEIPING Y. W. C. A.

*By Jean Lyon*

Two major impressions stay with me after my short visit to the Y.W.C.A. in Peiping-one is the tremendous opportunity which this particular period in China's history is offering to the Y. W. C. A. in Peiping, and the other is the tremendous enthusiasm and energy with which the Peiping Y.W.C.A. board is tackling its job.

I had a feeling that young women were knocking on the doors of the Y.W.C.A. asking for help, for services, for a home, for a purpose in life. It was the first day that I walked into the Y.W.C.A.'s auditorium that the opportunity was dramatized for me. I had been told that girls were sleeping on the platform because there was no room for them in the hostel. Lelia Hinkley, General Secretary, was hesitant to take me in to see it. She felt that such makeshift quarters were not up to Y.W.C.A. hostel standards. But the neat row of cots on the platform, the neat piles of luggage lined against the back wall, the stage curtains drawn to give a semblance of privacy to this symbolically public spot, and the grand piano standing right in the middle of it all, serving as a dressing table and stand for washbasins, were eloquent evidence of a disrupted period in China's rational life and of the ability of the Y.W.C.A. to meet the emergencies brought about by such disruption.

That the Y.W.C.A. had not turned these girls away was the most important story which those cots on the platform told. It had taken them in, 105 girls in a hostel prepared to house only 30 odd, as a family takes in its relatives no matter how great the inconveniences. It had given the girls a home, under a friendly and protective roof. It had recognized the fact that the new influx of students to Peiping, the increasing numbers of girls who must earn their own living and care for themselves rather than depend upon their families, were postwar phenomena which the Y. W. C. A. must meet. And even though neither its quarters nor its staff were really ready to meet the situation, the Y.W.C.A. did not fail the girls.

Again at the student center, and still again at the milk feeding station,

it was clear that new postwar conditions were offering new opportunities for service to the girls and women of the community.

The students flocking in from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to make Peiping once more China's cultural center, were bringing with them both new life to the cultural institutions and new problems. Again, although staff and facilities were unprepared and inadequate, the Y.W.C.A. had recognized the need and had extended its welcome through the Christian Student Center. I visited the Center on a morning when there were no planned activities, but students filled the little library and reading room, and the center secretaries were busy arranging educational trips and welcoming gatherings for the students who were waiting for the new semester to begin. The Student Center accepted without any hesitation its first jobs of helping the students to readjust to a completely new environment, and in helping to weld the students from the west and those from the east into one group.

The mothers at the milk feeding station were quite a different group than I had expected to find, and gave me again a picture of the dislocation which the war has brought and which the Y.W.C.A. has to face. Instead of finding an entirely illiterate and uneducated group of women sitting around the small room with their emaciated, undernourished babies in their arms, I found quite a few who were middle school graduates. Their husbands were clerical workers or professional workers, either unemployed or incredibly under-paid. Economic need had obviously struck its blows at a new group of people. The response which many of these mothers gave to the nurses' explanations of formula mixing, of regular feeding times, of the type of inexpensive supplementary diet that should be given at certain ages, was quick and intelligent. Here were women to whom the Y.W.C.A. could give not only immediate help in the form of milk for their babies, but long range help in the entire field of child care: Help to these mothers was already going far and being passed on to other mothers. Its effects would last long.

These are but a few of the new opportunities for service in postwar Peiping which a newcomer finds on the surface. Beneath the surface must be many more. These girls and women are in themselves a challenge.

Anyone who wants to know whether or not the Peiping Y.W.C.A. has

accepted that challenge should attend a board meeting. If there is a Y.W.C.A. board in China, or anywhere else for that matter, which bristles and explodes with Peiping's energy, I should like to meet it. The day I attended a Peiping board meeting there was not a single silent voice. Everyone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two hours had something to say. At times all tried to talk at once, and Mrs. K. T. Kuo, the forceful chairman, was hard put to it to keep the meeting under control. But the excitement was not the kind that comes from anger or disagreement, it was entirely an excitement born of enthusiasm for the job ahead. The board members were planning their year's committee work, and each board member was checking her co-workers from a list of members which was being passed and talked around the room. Each in her own mind was working out a method for harnessing energies from Y.W.C.A. members not on the board.

I kept thinking of the word atomic. Even though I know it is a currently much overused word, I still think that the splitting of the atom and the way the Y.W.C.A. board in Peiping divided itself up into working units that day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Each released unfathomed stores of energy, to the tune of many explosive sounds!

I know that the frustrations in accomplishing tasks these days in Peiping are myriad. I realize that Peiping's proximity to the heart of China's political strife makes its problems even greater than those in many other cities. But my feeling, as my plane swerved over the Forbidden City and headed out over the Summer Palace on its way to Shanghai, was that the spirit in the Peiping Y.W.C.A., combined with the opportunities knocking on the freshly painted red door on Hsi Tang Tze Hutung meant a tremendously productive future for Peiping's Y.W.C.A. and a greatly enlarged horizon for Peiping's women. After all, two plus two make four.

### THE Y.W.C.A. - AN INTERNATIONAL FAMILY

The recent visit to Peiping of Sosa Matthew, National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Y.W.C.A.'s of India, brought vividly to our minds the fact that the Y.W.C.A. is not an isolated group of women in Peiping, nor simply a national movement in China made up of numbers of local Y.W.C.A.'s, but a world-wide organization of women united by a common purpose, by bonds of understanding and sympathy and mutual help. As she told of the life, the activities and problems of the women of India, we realized how like they are to our own here in China. Though Miss Matthew is of another race, wearing the long floating drapery of the sari, still she was one of us. There was no feeling of strangeness, she belonged to our world family and so belonged to us. Her visit was a joy and inspiration to the members of our Association.

In fifty-two countries the blue triangle of the Y.W.C.A. is to be found over the doorways and gateways of buildings where girls and women live and meet and work together in seeking to apply Christian ideals to the whole of life in the building of a better world.

The pattern of activities is much the same whether the group is in India, Brazil or in China, women joined together in service for the women and girls of their community, their nation, the world. There are clubs of girls and of students; groups of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women, of home women; hostel girls seeking new interests and uses for their leisure time; industrial girls eager for new life beyond their factory walls. Each center throbs with life and activity. Though customs and costumes are different, the language unfamiliar, the building and architecture strange; yet as one steps into such a center, one immediately feels at home, there is no sense of strangeness, a genuine friendly welcome draws one into the circle of fellowship and activity.

Y.W.C.A. groups around the world are drawn together by common bonds of friendliness, sympathy, and united endeavor.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women of other countries and their problems is fostered through the work of the World's Y.W.C.A., which through its secretaries, its meetings, its literature strives to make its national groups known and understood by each other. This world-wide organization of women is like a great family encircling the earth. Life is enriched, horizons widened, interests

broadened as women of differing backgrounds and races bridge national barriers with bonds of understanding, friendliness and mutual trust.

A Y.W.C.A. secretary, traveling in France since the war, wrote that wherever she met groups of Y.W.C.A. women and students, one of the first questions was about the women of China and what was happening in this country. They feel the bond of suffering has brought them particularly near to the women of China, especially of formerly occupied China, for many of them, too, lived under a puppet government controlled by a foreign power. Again in devastated Poland there were like questions. They were eager to have news of other members of the world family, especially of those who had suffered most during the long terrible years of war.

The Y.W.C.A. is over ninety years old. The first Association was started in England in 1855. It grew out of two separate organizations, a Home for Nurses returning from the Crimean War, founded by Mrs. Kinnaird, and a Prayer Circle started by Emma Roberts among her friends. Thus we find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wo features of the Y.W.C.A. program which can be traced throughout all our Y.W.C.A.'s, -the religious emphasis and the providing of homelike hostels for girls away from home. The "Association" idea spread rapidly through England,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Switzerland and the Scandinavian Countries, and from these to many, many other countries.

The World's Y.W.C.A. was organized fifty-two years ago. Its headquarters are in Geneva, Switzerland. The World's Council consisting of representatives of all the affiliated National Associations meets every four years. It is scheduled to meet in China next Fall, and the Peiping Y.W.C.A. will probably be the Hostess Association, as it is hoped the meeting can be held in Peiping.

Relationships with the World's Y.W.C.A. and contacts with the Associations of other countries are stimulating, challenging experiences. Ev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Y.W.C.A. movement, the international idea has been a part of its very life, and today more than ever before, the Association recognizes that this idea is fundamental in searching out the road to world peace and stability.

Men have fought to make 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 to "end

wars". But surely there is a more effective way to insure peace. To the womanhood of the world comes the challenge to help build for peac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ust be built up. The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 has been created and the world has high hopes for its success. But it's largely to the women of the world we must look for leadership in this. They are the mothers, the teachers. They must teach World Citizenship, the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of other peoples, the great worth of peace, even at the price of sacrifice. They must create a new type of mind in this generation which can truly think in terms of the whole world. The World's Y.W.C.A. has set for itself this task, to help to make its members throughout the world, world-minded. In this day when so many divisive forces are at work in the world, the World's Y.W.C.A. is proving itself a quiet, steady force in making for unity, and fellowship and understanding among the women of many nations, and races, thus truly creating an International Family,

新正年三月廿日

# 啓業印刷文具店

## 營業科目

精印帳簿 公文表冊

印刷精良 交件迅速

中西文具 華洋紙張

地址

北平東四牌樓二條胡同三八號

電話北(四)三三九三號

華北獨一無二貨

大商場！

北平商場

天津

中

原

名

特

名 集  
搜 中  
羅 廠  
環 出  
球 品  
色



